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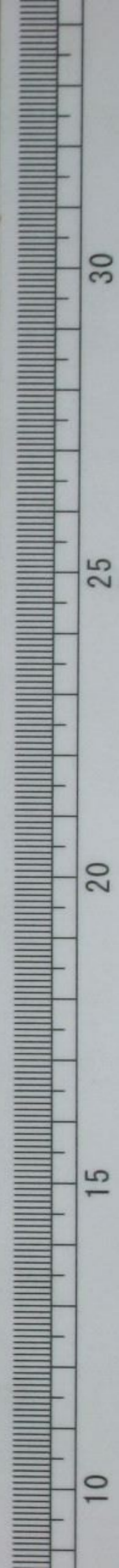
官反

亦



波岩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0
1





文庫 11
D 230
/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文



010190557257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荅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原毀

韓文公

第二卷

放膽文

爭臣論

韓文公

諱辯

韓文公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晉文公守原議

柳柳州

朋黨論

歐陽公

縱囚論

歐陽公

春秋論

歐陽公

第二卷

小心文

第四卷

管仲論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秋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東坡
晁錯論	蘇東坡
留侯論	蘇東坡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小心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子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韓文公潮州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第五卷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	-----

獲麟解

韓文公

雜說上

韓文公

雜說下

韓文公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韓文公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送許郢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讀李翱文

歐陽公

此篇除點抹係

先生親筆外全篇却

無一字批注

讀子孟嘗君傳

王荆公

第六卷

小心文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柳子厚墓誌

韓文公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跋紹興親征詔草

辛稼軒

袁州學記

李太白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此一篇 先生親筆紙有圈點而無批

注如前出師表則併圈點亦無之不敢

妄以己意增益姑仍其舊淵濟謹識

第七卷

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歸去來辭

陶靖節

右此集惟送孟東野序前赤壁賦係
先生親筆批點其他篇僅有圈點而無
批注若夫歸去來辭則與種字集出師
表一同併圈點亦無之蓋漢丞相晉處
士之大義清節乃 先生之所深致意
者也今不敢妄自增益姑闕之以俟
來者
門人王淵濟謹識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目錄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一

侯字集

廣信疊山先生謝

材得

君直編次

放膽文

九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麗
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

入純粹此集皆麗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
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
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
筆端不窘束矣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

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



前導也
休善美也

其以朝鮮本作
其故戴氏本作
以故

批語之字下朝
鮮本戴氏本並
有人字

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輕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
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于公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
者此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隱
然自許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
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
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
也其以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
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
者之所為皆過也韓公作文一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
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害

卷舒淮南子有道德篇
與剛柔卷舒註曰卷
舒猶屈伸

為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
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
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謂高矣未嘗干之不
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
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
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平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
謂其人哉文婉曲有味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
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文婉曲有味將志存乎立
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文婉曲有味何其
宜聞而又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閣下

拓語其國之其
鮮本戴本並作
共

旬日言ヨシ生馬ノ飼料也
百子一度ニ西定、貴甲、
事、寧、言、語、在、傳、等、
十二年ニ見ユ
擬、擬、者、ト、ロ、ロ、ロ、
日、行、四、日、旅、人、主、
石、砂、落、ハ、度、量、廣、大、ニ、
小、事、ハ、關、心、ノ、
奇、偉、ハ、尋、常、ラ、ズ、大、ニ、優、
レ、タ、ハ、貌、

將來之而未得歟文婉曲有味古人有言請自隗始燕昭

王甲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棄

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其國以雪

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

人君有以千金使消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

金而返王大怒消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

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

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

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

政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一朝

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

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文婉曲有味世之齷齪

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

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二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

志之所存結得健愈恐懼再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韓 文公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

周公之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

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昏已舉用九字句茲邪讒佞

欺負之徒昏已除去十二字句四海昏已無虞六字句九

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昏已賓貢十五字句天災時變

昆蟲草木之妖昏已銷息十四字句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昏已條理十七字句風俗昏已敦厚六字句

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昏已得宜十七字句休

沐說文濯髮也

念二困々意

荒服ハ八蠻高王ガ洪水
治天下平人民安堵タ
ト時注海内ノ甸服候服綏
服等服也服五ノ分
帝商中心トテ周國五百
里ノ甸服次五百里ノ侯服
次五百里ノ甸服次五百里
要服之也世服トス
謂湯生荒元之也

禮記禮運篇云麟鳳龜
龜謂之靈

承佐也
承佐也

設者虛假之辭

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此一段連
下九个字皆已字变化七樣句法字有多少句有短長文有
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齊
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
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
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
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
下三个豈復字变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然而周
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
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

頌釋名曰稱頌成功謂
之頌
稱揚也

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
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
止哉此一轉有筆力巧在虛字斡旋惟其如是故于今頌
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
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力添不衰二字句法便奇今問
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
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
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
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
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

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

論語為政篇三視其所以之註以為也

孟子滕文公下節節修也古言義曰質言智也故曰其目又指此註曰質言所執之見也

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足九個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添兩個豈盡字亦巧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

孟子滕文公下節節修也古言義曰質言智也故曰其目又指此註曰質言所執之見也

正觀解曰恐有誤也

之魯此句八字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此句八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第一句變文得法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高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九占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自身好筆力書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便弱了今不下

孟子滕文公下節節修也古言義曰質言智也故曰其目又指此註曰質言所執之見也

孟子滕文公下節節修也古言義曰質言智也故曰其目又指此註曰質言所執之見也

恐字安頓是懼一字在末句法奇而健亦惟少垂察焉讀

冒威嚴皇懼無已愈再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
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
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道不凡不弱惟閣下心事榮榮與
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曾中矣近者閣下從李協律到
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
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
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

禮記制屬子理之外
設之方伯之曰五國以爲
屬屬有天子國以爲連連
有帥
學音洛手音陸曰聲之聲
之分明也

從下鮮本戴本
並有事字

協律協律郎署祿
百官志云協律郎正五
上掌和律呂
曲禮音定而屬省註曰省
同其安否如何也
無恙風俗通曰恙熾是茲能
會人心古者夢居多被此
此每故相曰前曰無恙如
戰國策魏威后曰齊使曰
王亦無恙云云皆問勞之語也

皮淵

致說文送語也

前漢李李傳謂李李
曰津流被雷以入五故三欲
泣

七州謂我睦嚮台志溫
明州也

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
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曾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
自致今去季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
一吐出曾中之音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一
轉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
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巧浙水東七州一轉戶不
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季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
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一轉又巧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三
轉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
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見閣

座集韻坐見也
坐集韻行之對也

觥 也典切玉篇慚貌
觥書曰官表註曰僕
志古者重武事
官必有主射督課之
故名

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
食亂句健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
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
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
誠不以茲累予憂飢寒亂心此一轉妙有錢以濟醫藥其
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
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句
法妙其因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妙閣下裁之度
之籍慙覲載拜

上張僕射書

名公建封字本立汝州人貞元四年拜僕射大夫徐州河州濠州節度使後遷檢校尚書右僕射

韓退之

牒說言札也廣韻
書板曰牒韓愈節
度推官ト云ノ役ニ任
ラレタル任命書ナリ
疾吾病曰患也
病說文曰疾也玉篇
曰疾甚也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
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
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
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
愈之所能也用事变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
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
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
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
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
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

加玉篇曰益也

此家幸 漢書師古注
曰幸者可慶也故福
善之爭皆林為幸
爾雅曰非分而得曰幸
增韻曰非所當得而得
共不可免而免曰幸

從玉篇曰也

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死於下矣孟子有云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
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
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
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
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轉得
婉曲可法今之玉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
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
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

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
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事之
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
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
五个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一十四字句又連下三个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
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在瀾浩波只此一
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

收二伏也

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
之用韓愈哀其窮救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
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
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
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
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
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懼再拜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比皆本於此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
貧賤也衣食於奔走頓挫不得朝夕繼見句法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
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
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聽已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字法不惟其父兄弟
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字法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

愛博一多
知三情
スルハ

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
也字法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
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其
死者則將狂奔盡氣句法濡手足句法焦毛髮句法救之
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章法
愈之彊學立行字法有年矣愚不惟道字法之險夷行且
不息字法以蹈於窮餓之水火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
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其既危且亟
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
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句法有觀弱

於水而藝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章法閤下
且以為仁人乎哉章法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
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
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尔若所
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尔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
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
布衣裳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
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任未仕者字法
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
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

開鮮本戴本並
作簡任鮮本戴
本並作仕

句法不知所裁亦惟少垂矜焉 此書譬喻格從子血子來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品彙之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間隔也 譬喻應宏詞科 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獮獪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

次常 李士之讀

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於是 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 是以忘其踈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韓文公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齊王好竽有

獨意之

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譬喻學子五
子安罵之曰玉好竿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玉之不好何是
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
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
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
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文婉曲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
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
察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
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山瀝
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盃
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二事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
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
與之語道理三字句辨古今事當否六字句論人高下四
字句事後當成敗五字句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
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為之先後也一句長
以三句合為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
設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大夫曰先

山人區人以物
在三人以言
又
萬印
三
三

琴瑟
子
子

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
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
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
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解急軟弱無一字解急軟
弱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
焉看他疏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不告
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
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叙事句
句有法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

設之類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
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
任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奇又酌而
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
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
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句無味於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
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齊文
有頓挫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
身圖句健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
句是左傳句法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

與以有成也。此一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韋侍講盛山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惠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冰之於夏日，其

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虫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覓也。此一段文亦新。

正喻夾馬
一併

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

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
以發人才思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

銜
銜

一縣鮮本戴本
並作一縣

烏公以銜鎮河陽之三月句新奇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一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峯峦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父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

力者惟將與相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文有氣力有光焰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

以空形意

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甚言其賢見前漢書疏廣傳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亦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其為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

其為辭本戴本
並作為其

唐詩
即4 祝聖詩

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其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此序談詭放蕩學莊子文 雖學莊子文無

一句蹈襲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代谷川部

雖外物至不膠於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外慕夫外慕徒業比且不造其堂不躋其殿在又切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它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虫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遺錙

銖情炎于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
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
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
隋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
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此轉妙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貞外使回鵲序

韓文公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
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
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
國惟回鵲於唐最親奉職尤謹尊中國得躰丞相其選宗

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尊中國得躰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
常博士遷尚書虞部貞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
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
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盧達切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
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
一段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久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
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

原毀

韓文公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
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
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聞古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
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
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
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
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
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士矣能有是是足為

藝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
其人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
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
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
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
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
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
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
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
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

仕鮮本戴亦並
作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攻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
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其良士其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
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
衆曰某非良士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
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
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
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
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此篇曲盡人情巧妙處在假託他人
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於此必能
作論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一

侯字集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二

王字集

放膽文

辨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銑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

神爽初學孰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

刮目

爭臣論

韓文公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

字連下乃疑辭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

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從

孟子炙字變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入

或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handwritten notes.

批語斐華之間
藏本有為字

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
榮字變華無喜色。二字變為不色喜。視其德如在草野彼
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常其德貞
夫子凶以敗之。愈應之曰。第一段是易。所謂怕其德貞而
夫子凶者也。用前言結變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敗在
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寤之六二則曰王臣
寤寤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
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寤之六二
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
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躬一

句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
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寤之六二象曰然無尤也。今
陽子在位。二字句。不為不以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句。不
為不孰矣。天子待之。四字句。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
同。孝孟子子文法。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也。二字句。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字句。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三字句。此三句上同下異。孝孟子子文法。有道之士
固如是乎哉。敗得婉。且吾聞之。第二段有官守者不得其
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孟子說今陽

曲禮
也
威
下
不
大
九
言
也

門者
火
者

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
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問得婉古之人有
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
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
他添字減字交換前言便不陳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
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
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交換前言便
不陳腐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
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段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

天子ヨリ下サレ
タムトシテ
陰

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
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
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
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
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
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
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
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
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提綴得醒李史記

君對
天子ヨリ下サレ
タムトシテ
陰

閻川名言

檀弓文法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衡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也

義解本作又

於身之身解本
戴本並作賢

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攻已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好盡言以招音翹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上一句說陽子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下一句說自身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文二

切

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個善人必
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怨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
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到底不肯以有
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個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末
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
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
哉正是李韓子

諱辭

韓文公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至名

十月二日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
聽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
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立
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
為犯嫌名律乎此二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此章
法也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妙
甚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
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者康
王釗之孫實為昭王魯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周之時

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此二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甚妙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諱近太祖庶諱勢近太宗庶諱秉近代祖庶諱機近玄宗庶諱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此一轉最高罵得時人諱嫌名者太毒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又設疑問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

君子編

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辨文法從孟子

子來

桐葉封弟辯

柳柳州

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
句着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

古之傳者有言

史記晉世家

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

弱弟叔虞也

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

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

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

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

聖乎此是正理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

從而成之耶二節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得奉而

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三節設未得其當雖十

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

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此一轉尤妙五意周

公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

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

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

節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七節非周

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轉尤高

與韓愈論史書

柳州 柳州

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

復辯亦理勝也

穰智真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藁私心甚不
 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
 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
 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
 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
 者不且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
 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
 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
 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外衢而已耶在御史
 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

嘗以一事
 私書一利
 或言之能
 不有就
 賤一甚

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
 耶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
 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
 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
 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
 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
 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
 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惇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
 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
 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

一

一

刑退ハ天ノ子
ムウサワ
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
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
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
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
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
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
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
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
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

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
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
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
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
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令人當
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
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守原議

柳柳州

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
文得意者也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鞮官官以畀趙衰賢臣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一節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二節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三節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四節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

堅乃宣
堅乃宣
堅乃宣

乃皆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五節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六節景監秦孝公時宦官得以相衛鞅商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漢宣帝宦官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七節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况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明黨論

歐陽公

向一問
止六區
劫所名

在諫院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此三句是一篇主意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

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好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

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初

說小人無朋又生偽朋二字尤妙

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

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

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

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

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

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

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

為一朋蒼寄賸豈梟餓太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

凱仲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舜

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

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

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

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

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

批語伯戴本作
角手解本作世

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
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錮有二君八後八

顧八及八厨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為之恩及黃巾賊

起張伯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相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

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乎李德裕之

黨多君子牛僧儒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

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

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於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人

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

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者

到此三句豈不感悟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

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

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

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

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

嗟乎夫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只二句結絕妙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

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

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

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

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蓋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

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爲獄也可其奏後赦望之欲倚以爲相恭顯復白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頗屈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

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

漢相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脩告李膺等養太学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移乱風俗逮捕下黃門獄北寺獄所引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爲朋人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

賈武陳蕃劉淑爲二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
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
崔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
及及者言使人之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
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王孝爲八厨厨
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儉爲之魁

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
衰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爲浮薄貶
逐無虛日搢紳一空

禹稷契臯陶垂及折伯與益朱虎熊羆伯

夷夔龍四岳十二牧摠二十二人

縱囚論

歐陽公

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
立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
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
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
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
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
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

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
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
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
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
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
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
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
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
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
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

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
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
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
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歐陽公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謂趙穿弑靈
公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
書曰趙盾弑其君

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

境乃免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

賊故加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且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

賊不能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為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允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

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
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
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
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
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
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
臯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
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
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
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

試判官コ
判判セシム

禮一學向コ
コキ人

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
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
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
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
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
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過欲
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
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
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入於大
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

法一試判

凡考

難者曰曷為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
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
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
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
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
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
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鄉左氏以
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
如此是可盡信乎

疊山先生批點文章軌範卷之二

王字集

48-13459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788018403

昭和四年

生田恒神

生田恒神